



■在豐一吟的房間看到她早上寫的字，字裡行間無不充滿幽默。

豐一吟：

說起父親豐子愷，在今年83歲的豐一吟的記憶裡，全是樸實、瑣碎的生活細節。她記得父親睡覺的呼嚕聲，記得父親最愛喝紹興酒，還記得他有時把煙灰彈到酒杯裡，照樣一飲下肚。與世無爭、不拘小節，但也直言不諱，以身教曉兒女「士先器識而後文藝」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■《爸爸的畫》裡，豐家女兒對父親畫作的趣譯。

上月底，香港藝術館舉辦豐子愷的漫畫作品展，與此同時，香港三聯書店也將2000年版的《爸爸的畫》——收錄豐子愷充滿童趣和人情味的漫畫，以及兩位女兒陳寶賢、豐一吟撰寫的漫畫趣譯，重新設計編排，推出全新三冊套裝，掀起一陣「豐子愷熱」。

早上在酒店約見來港出席展覽開幕儀式的豐一吟，未進門，先傳出一陣說笑聲，原來散文家小思也在。兩人因豐子愷而相識，作為最早發起豐子愷研究的華人學者小思與豐一吟的友誼，至今已長達近30年。豐一吟仍保存着小思贈予她當年研究的資料卡片，那是和父親有關的另一個世界。

「說我父親是教育家、漫畫家甚麼的，可我們在父親身邊，甚麼都感覺不到，好像一切都是應該的。家裡有7個孩子，孩子太多，大人管不過來，但父親也從來沒教訓過我們。」豐一吟穿著深色棉布衫，說話爽直，偶爾開些小玩笑，逗得周圍人呵呵直樂。

豐一吟是豐家最小的女兒，她出生時，父親已開創了中國「漫畫」的藝術形式，一邊從事美術和音樂方面的教學工作。但對於年幼的豐一吟來說，那些「沒有顏色的圖畫」並不怎麼吸引她，那時她和二哥留在鄉下老家念小學，父母親和哥哥姐姐只有在寒、暑假才回來團聚。「我那時有些怕他，不敢

跟他說話。家裡孩子多，他最親的還是前面幾個。」

「抗戰開始，全家開始逃難，父親開始畫風景畫，這時候上顏色才漸漸多起來，因為以前在老家沒什麼大山大水。」儘管如此，豐家的孩子常常是父親畫中的模特。《阿寶赤膊》、《打毛線》、《買票》等代表作品，讓人認識了豐家大姐豐陳寶賢、家人暱稱「阿寶」。豐一吟12歲的模樣，也被父親畫了下來，並題有陶淵明的詩句：「盛年不重來，一日難再晨。及時當勉勵，歲月不待人。」父親對女兒的箴言，她一直視為自己的座右銘，「這幅字畫現在就掛在書桌旁。」

士先器識而後文藝

但豐一吟對畫畫的興趣一直不大，她念初一時害了傷寒，被迫休學，「我的學歷其實是初中，後來全家逃難去了重慶，當時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的陳佛之，是我父親的好朋友，我就因此混了進去，也算是專科畢業。」小時候不懂得欣賞父親的畫作，長大後，她卻老能挑出父親作畫的毛病。「畫錯地方、寫錯字都有。比如『借問酒家何處有』，那個『問』字他就沒寫裡面那個口。還有一張畫，他畫了一頭牛，上顏色的時候，四條腿只有三條腿有顏色。」「對我來說，父親就是父親，距

父親豐子愷的情味



■香港三聯新版三冊《爸爸的畫》

離太近了，反而不覺得偉大。」

豐一吟記得，父親的那頭白髮，是抗戰時期，全家逃難時才有的。有一次她在學堂上學遇到日本人空襲丟炸彈，她一路奔跑回家，一顆炸彈就在她前方落下，所幸炸彈威力不大，得以保住性命，「我進屋子後，看到一家人都躲在桌子下面，上面還蓋了一床棉被。父親連忙向我招手，把我也接了進去。」

「父親常說，寧做流浪者，不做亡國奴。因為他懂日文，留下來日本人肯定會讓他做漢奸。逃難真是苦啊，不過還是沒有後來文革的苦。」

豐一吟一直與父親同住，文革爆發，她看到父親偷畫未完成的佛敎畫《護生畫集》。這是父親從1928年為給弘一法師祝壽而開展的繪畫計劃，預計每年

完成一集，由此喚起對生靈的同情、悲憫，並養成慈愛和善良的心靈。但時局動盪，最後一集完成時，已是1973年。「文革把《護生畫集》定為反動，那時曾有一位記者訪問我父親，父親就託他偷偷將畫稿帶出來，後來在新加坡出版，但之前在香港印刷。」

這次香港藝術館的豐子愷漫畫展，豐子愷的孫子豐羽借出了很多作品。豐羽的父親豐新枚是豐子愷最小的兒子，拿過兩個碩士學位，並曾赴德國學習專利制度，深得豐子愷的喜愛。「我弟弟文革時被拉去石家莊充軍，臨走時，父親問他要甚麼，弟弟說就要你的畫。剛開始抄家，有些畫冊後來還了回來，父親就給了弟弟，覺得拿到石家莊會比較安全。我弟弟也很珍惜，唐山地震發生的時候，他就把畫冊放在枕頭邊，別的都不要。」

豐一吟現在的書房裡，滿滿都是有關父親的書籍，現在在讀的是二十年前她與姐姐一起編的《豐子愷文集》，一共7卷本。這套書早已絕版，她斷斷續續看了很多遍，「現在看到第六本了，雖然看了很多次，但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樣。」「父親留給我寶貴的財產，還是做人的道理。」豐一吟說，「我不懂畫，但他把他的胸懷和人生態度都融入作品中了。我想這也是至今仍讓很多人感動的原因吧！」

N城記：北京/上海 文：白金

徐冰和「地書」

前不久，藝術家徐冰在單向街舉行了一次個人新書發布會，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。雖然他做過各種各樣的書，而且還都是有點奇奇怪怪的書，沒有一本是和正常閱讀的書一樣的。包括二十多年前的《天書》，居美期間創作的英文方塊字，以及最近完成的《地書》。

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，他的藝術創作實際上「表現了這一代人和我個人的歷史，以及與文字、文化、書籍之間特殊的關係，或者說一種很彎扭的關係。我對文化和對作家、書籍有一種特殊的尊重，可是我們這一代人又沒有真正獲得過正常的、良好的教育，所以和書、文化、文字之間構成了一種想進入又進不去的尷尬關係。」

徐冰是55年生的人，是那個風雲變幻年代的「在場」者。他自認「走的基本是一條愚昧路線」，但他認為，「愚昧」是當時幾乎所有人的共同經驗。「多數人的經驗更具有普遍性和解釋性，是必須面對的，否則我們就甚麼都沒有了。」

回到他最新的作品《地書》。這本書最初的靈感源於機場指示系統和飛機上的說明書。全書沒有一個傳統文字，既不是繪本，也不是漫畫，徐冰認為，不管你講甚麼語言，也不管你是否受過教育，任何人只要參與了當代生活的就能讀懂。

有人質疑《地書》是對全球化的擁抱，徐冰認為，這書確實是全球化引發的一種現象，但他並非想推進全球化進程或者擁抱它，因為這種趨勢沒法阻止，這本書只是表達了一個事實。

「地書」與「天書」相比，區別在哪裡？他耐心地解釋，《地書》和《天書》都跟文字有關係，都是對文字思考的結果，但他們的時代不同。你不能想像《地書》是20多年前出來的，那個時候不可能，那時沒有微博，沒有網絡，也沒有什麼表情符。《天書》如果在今天拿出來，也是驚扭的，而且沒有必要，它是在那個語境下出來的。

《地書》真正的意圖，在於向人們提示未來文字或溝通手段的一種可能性；提示人類的文字溝通方式正在急速改變。」

很多人覺得「地書」已經脫離了中國文化的土壤，徐冰卻認為，實際上地書和中國文化的關係，變得內更在，更深了，遠遠超出了表面的中國元素或符號，比如八卦、太極與中國文化的關係，而是運用了中國文化核心的部分。「《地書》靈感的核心源自於我們的文化傳統和遠古先人的智慧。我們對圖形符號的敏感，是由於有象形文字的傳統和讀圖的文化背景。」

「地書」的出現是否意味著徐冰對簡體字的態度遠較一般的知識分子寬容？「一般的知識分子，文化人很容易站在一個保護繁體字的立場上批評簡體字，這是從文化的尊嚴、文字的歷史等等角度出發的。但我覺得，繁體簡體得從文字進化的立場和角度來考慮，它是跟文化有關係，但文字更本質的是一個工具。作為工具，它唯一的演變動力、要求和趨向，就是方便、易學、有效，它不會是由於這個東西西不美、有沒有藝術性、或有沒有代表文化的尊嚴而發展，這都是知識分子設定的自我情境。」

徐冰在紐約呆過17年，從一個獨立藝術家，到重回體制，擔任中央美院副院長，徐冰解釋，因為當下的中國有巨大的實驗性，在嘗試一種對焦，一種新的方法。而徐冰目前所在的位置，能讓他更多地了解和把握這種東西。

要刊書事

圖、文：Cate

The New York Times 《紐約時報》03/06：

近年，在美國大興家庭園藝（home gardening），相應的園藝書籍因為主題涵蓋範圍廣泛，也成為熱門讀物。其中，最有代表性的有美國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寫的American Grown。奧巴馬夫人不僅將白宮的後院變成了一個蔬菜種植園，還以此實踐她教育美國兒童有關健康飲食和良好生活習慣的目標。



康飲食和良好生活習慣的目標。而另一本同樣和美國前總統有關的A Rich Spot of Earth: Thomas Jefferson's Revolutionary Garden at Monticello，則講述了美國第二任總統的晚年生活與蔬菜園藝的熱愛。另外，還有一些有關香料種植的小貼士的書 Herbs: The Complete Gardeners' Guide也很有意思。

The New Yorker 《紐約客》04/06：

作家Laura Miller最近正實施一項計劃：他要追溯小說和文學作品中外星人的歷史。他主要參考的是一些科幻小說明星作家比如 Jules Verne, H.G. Wells以及Robert A. Heinlein等人的作品。除了這些大師，Miller也注意將一些非主流作家納入其中，因為他們對小說類型的發展，貢獻良多。比如19世紀60、70年代的法國作家Camille Flammarion，就曾經為外星生物的生活樣貌做了細緻的設想。另一位法國作家J.-H. Rosny則被認為是創立了硬派科幻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

The Guardian 《衛報》03/06：

最近，著名的英國柑橘文學獎公布獲獎名單，美國作家Madelaine Miller憑藉小說The Song of Achilles（中譯《阿基里斯之歌》）獲得小說類大獎。這本小說的創作靈感來自古希臘史詩The Iliad，講述了史詩的主人公、古希臘英雄阿基里斯（Achilles）與落魄年輕王子帕特羅克羅斯（Patroclus）之間的情感故事。現有對史詩故事的解讀和再創作多種多樣，近年還有一本和此有關的小說Ransom，作者David Malouf則在阿基里斯戰勝另一位英雄Hector後著墨甚多。至於在是甚麼令千百年前古希臘和羅馬史詩再度受到推崇，有書評人認為，是近年大學生對古文字學如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熱衷，相應的也對文學發生了興趣。



The Economist 《經濟學人》28/05：

曾以小說Freedom（《自由》）進入美國國家圖書館決選名單的作者、美國作家 Joanthan Franzen，在連續數月的新書推廣活動後，決定放下工作，讓自己喘一口氣。所以他跑到南太平洋的堡礁一帶露營。隨他同行的，還有他的一位作家朋友，幾年前自殺身亡的David Foster的骨灰。後來他依據此次旅程，完成隨筆 Father away，後來被收錄進同名的隨筆集中。這本非小說的作品，包括了作家從1998年到2011年發表的文章。除了隨筆，書內還收錄他的演講和書評。他的粉絲可以從中發現這位偶像很多有意思的生活細節。比如，他是一位鳥類愛好者。

